

张炳璿 《王徵墓志铭》点校及初步探析^{*}

丁锐中

明末清初陕西天主教第一人——王徵，始终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点。王徵墓葬原处于陕西三原县杨杜村东北五里辘辘把塬上，近日在迁建之中。笔者有幸从王徵后人那里得到出土的王徵墓志铭文并盖及墓室楹联的文字资料照片，现整理出来以提供于学界同仁旨在共同推动王徵的学术研究。文章简要介绍了王徵生平著述贡献及研究现状，重点在于对出土的墓志铭文并盖及墓室楹联进行点校，同时做了初步的考证与分析研究，以引起学界对这份资料的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王徵 张炳璿 墓志铭 点校 研究资料

作者：丁锐中，1980年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徵（公元1571—1644年），陕西泾阳（原陕西泾阳鲁桥王家堡）人，字良甫，又字葵心，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又号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天主教圣名斐理伯（Philippe）。王徵24岁（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乡试中式，52岁（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会试中式。王徵大约于会试期间，在北京接触西方传教士而受洗入教，据推算王徵入教不会早于四十五、六岁^①。王徵曾任直隶广平府、扬州府推官和山东按察司佥事、辽海监军道等职。后因辽海军务兵变，王徵受牵充军得遇赦，晚年归乡田野，捐资于鲁桥镇建造教堂，且践行天主教信德。王徵为官期间与外国传教士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于晚年更加勤于著述。同时积极整理出版有关著作，在乡间创办“仁会”以赈灾救贫。明末李自成攻破西安以后，派使邀请王徵，王徵以死相拒，表明忠于明廷之心，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遂绝食七日而亡。王徵逝世后，其家属及族人将其安葬于三原县杨杜村东北五里辘辘把塬上，至今祭扫不断。根据王徵的历史贡献及其陵墓的文化价值，199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王徵陵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当年4月20日立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王徵墓葬正在迁建之中^②。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陕西关中地区天主教历史与现状研究调查》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CZJ010。

① 因为其何时何地，由何人引导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无直接材料证据，据一些零星材料的佐证，王徵是在四十五六岁接触传教士及传教书籍的。

② 可见《华商报》2010年6月25日A20深度调查版。

一、王徵著述贡献及研究现状

王徵一生著述甚丰，据其七世孙、清朝嘉庆年间的王介所记，“有几十种，累百万言”。^①由于种种原因，王徵的部分著述佚失。根据当代学者李之勤所辑的《王徵遗著》和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收录的王徵著述来看，著译专著42种。^②其中，《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③，是中国学者认识西方力学和机械知识的主要文献，被收入《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类书中。同时，王徵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合编《西儒耳目资》，王徵作序。王徵因此被誉为“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④，“中国第一位有功于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拼音者”^⑤。可以说，《西儒耳目资》对于现代汉语拼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这也为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架起了实在的桥梁。王徵还享有诸如此类的称誉，“创立中国畏天爱人的神哲学家”^⑥，“他们（王徵、徐光启、马相伯）爱国家、爱民族、爱真理的心，都是雪一般纯洁，火一般热烈”^⑦。

清代以来，学者一直关注王徵，并为其立传。“其着眼点全在事亲、从政、孝义、死节方面”^⑧，近代历史学家研究王徵，从黄节的《王徵传》、陈垣的《泾阳王徵传》到刘仙洲的《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等文章为后来者开拓了研究道路。2009年7月陕西咸阳市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了王徵的故居，被陕西省文物局专家组列为重大发现。这对于王徵研究又是一种推进。从笔者的拙文《王徵研究综述1979-2009》^⑨来看，目前学界关注主要集中在

①（清）王介，《〈先端节公文集〉序》、《〈先端节公经济全书遗稿〉序》中分别提到“公生平著述累百万言”、“而公生平著述甚富，其未及付梓者不下数十种；已付梓而版片不藏于家，流传四方者又十余种；其它书名虽存而年远失传，无从查考者，又且数十种。”出自李之勤辑《王徵遗著》前言第288-289页。

②（明）王徵著，李之勤点校《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作者根据王介编辑的《宝田堂家乘》中有《宝田堂历世诸集目录》一种，其中所收王徵的著译即有42种之多。

③著名机械史专家刘仙洲在《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如此评价，文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④陈垣《泾阳王徵传》，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⑤语言学家杜松寿语，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陈俊民序。

⑥中国哲学史专家陈俊民语，出自陈俊民《“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下）》，《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

⑦邵力子在纪念王徵逝世三百周年上的讲话。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⑧陈俊民《“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下）》，《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

⑨参见拙文《王徵研究综述1979-2009》，载于《唐都学刊》2010年第6期。

在他的科学贡献方面,而对于其在会同儒教与天主教信仰方面,文章、专著还是比较少。^①王徵的思想及信仰研究尚有待深入。本文所提供的这篇刚出土的《王徵墓志铭》点校材料,从其史料价值来讲,是研究王徵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因为这篇墓志铭文至少早于张炳璿曾撰写的《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该传中云,“尤念铭藏以示后世,近顾不可无传。……有道之碑,窃幸可以无愧,于是复为之传。”^②可知,张炳璿写了墓志铭文后,觉得铭文藏地以示后人,于是写传是为了让近人了解王徵。从其研究意义来讲,此墓志铭文的出现,对于王徵生平事迹、耶儒会通研究都有着资料补充和推进意义,可以起到与王徵其他研究资料之间的参照和对比作用。另外,王徵墓室楹联及墓室结构安排,对于王徵的身份特色与信仰会通研究都有着直接的材料证实意义。同时这些资料对于反映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认定信仰天主教的士大夫的身份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第一批接受基督教教义的儒士,王徵墓志铭文的出土及其墓葬的考古发掘,应当是全国首例。这也就进一步推进了明末清初中西宗教信仰会通交融的研究。

二、王徵墓志铭点校材料来源说明

笔者曾多次前往王徵故居村镇调查并与王徵后人座谈有关王家传事。2010 年 5 月份笔者从有关方面得知王徵墓葬在考古发掘之中,遂即与王徵第十二代孙王可举先生取得联系,同赴王徵墓地考察。事实真相原来是王徵墓于 1992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审定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 2009 年 5 月份开始施工的西铜高速公路从原勘定的文保单位之外 50 米左右经过时,挖掘出王徵的真正墓葬。前后事情复杂周折,后来于 2010 年 5 月份王徵墓志铭的出土,最终确定了西铜高速公路施工无法避开王徵墓葬。经过多方抢救努力,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使得王徵墓葬迁回王徵祖居王家堡家族墓葬地。时至今日,王徵新墓葬正在建设中。笔者有幸从王徵第十二代孙王可举、王可君先生那里得到王徵墓志铭及盖并且还有墓室结构部分照片,现将有关文字资料整理如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俾有益于国内王徵之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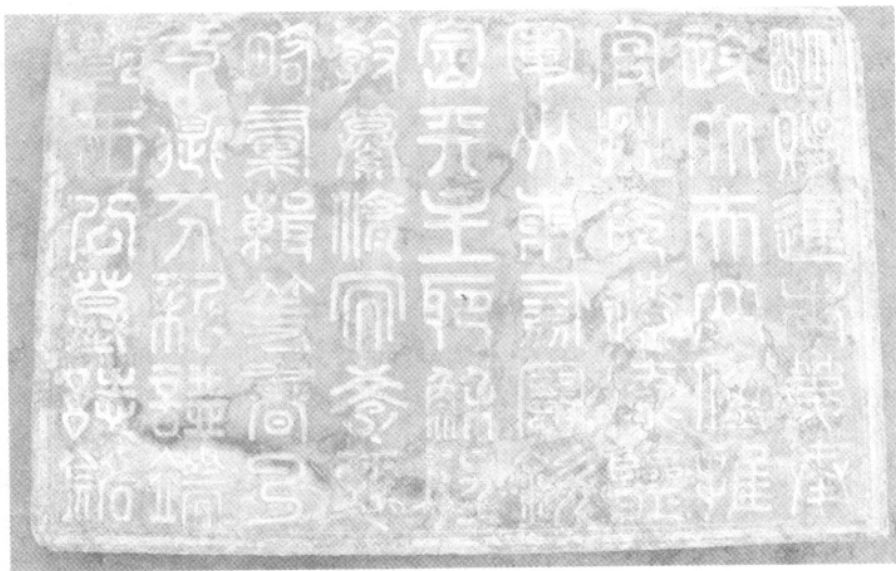
三、王徵墓志铭并盖及墓室楹联点校及初探

明赐进士第,奉政大夫,两任推官,特命辽海监军,山东金宪,钦崇天主耶苏(盖文为“苏”的篆体,现通写为“稣”)圣教,纂修《三教要略》、《汇集》等书,了一道人,私谥端节,王公墓志铭。

从墓志正文中,“篆盖者,里社太学温自如也”,可知撰写墓志盖者是里社太学温自如。盖文全为篆体刻工。

① 黄一农教授在其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中,专章对王徵的信仰做了深入研究。他通过对王徵纳妾和殉国以及王徵后代信仰天主教重点分析,认为王徵在儒家传统和天主教教义中寻找了自己的出处。笔者认为,王徵的“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不能很科学地概括王徵的身份特色,关于王徵的耶儒会通还需深入研究。见《两头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孙尚扬教授认为,王徵集中阐发且践行了天主教中的“圣爱”主题。他通过王徵撰写的《畏天爱人极论》、《仁会约》等崇教文献,及王徵创办的仁会,探讨了基督宗教的圣爱观在传统中国思想境遇中本土化的可能。作者似乎找到了研究王徵信仰中耶儒会通的突破点,有其逻辑的严密推证。见《184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② 张炳璿撰《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12 页。



盖 (图1 长103cm×宽67cm×厚9cm)

明□ (疑应为“赐”) 进士出身, 奉政大夫, 奉□ (疑应为“敕”) 辽海监军山东提刑按察司佥事, 葵心王公墓志铭。呜呼! 此有明完人葵心王公, 私谥端节先生墓也。世当天启、崇祯以还, 天下之自为完人必委蛇 (通“逶迤”) 进退, 荣膺至公卿大夫, 而不少颠蹶也。不则勇退, 辞导以隐约。弢 (通“韬”) 光差免, 人之訾谪。再不则遵会一出, 中道委蜕, 其于世变, 不少尝 (通“尝”) 也, 亦得以领闻被也。实求其负□ (此字从疑, 实难辨认, 暂认为“刚”) 大之气, 儆纯终之品, 历夷险考, 终命之如一也, 则不数数见也。粤稽王公, 斯其人也, 斯无愧于完之义也。按公先世远, 莫可考。可考者, 春籍, 涇阳之始祢也。屡传至瓚, 生尚仁, 尚仁生云, 公之祖也。葆德醇固, 膺高年爵, 配卫鹿门, 相俚滋祥, 稔福所自来也。生子二, 长应选, 公之父, 世厥隐德, 读书通大义, 旁及百家诸书。封文林郎, 直隶广平府推官。母张, 即予之姑, 慈仁恺挚, 赠孺人, 皆因公贵, 覃恩所迨 (原铭为“貤”, “貤”通“迨”) 荣也。公昆 (原铭为“第”) 第三, 长公名微, 次微, 次微, 俱邑文学。公与微同生, 微则继母张出也。良甫, 公字也, 葵心, 公别号也。了一道人, 又公中年潜心玄理, 所自称也。万历甲午, 公举于乡之岁也 (公元1594年, 作者注, 下同)。浚 (应为“浚”, 碑文中为“浚”, 若以“浚”义不通。) 廿九年壬戌, 乃其擢对大迁时也 (公元1622年)。初授广平司理 (公元1623年), 丁继母艰 (公元1625年)。补除维阳 (铭文为“阳”, 有关资料是“扬”, 即扬州。) 司理 (公元1627年)。丁封公艰 (公元1628年)。服甫阙在籍, “特”命起升山东金宪, 监辽海军事 (公元1631年), 此公所历官也。平反冤狱, 奖拔士类, 緝白莲教而玉石有分, 练八阵图而畿辅有备, 拯清河之水患, 理南宫之渠道。大为中丞, 张公直指, 刘公所倚重, 此公理广平之政绩也。拒逆党之崇祀, 节王舟之滥费, 辩诬逮两淮旧醜台某、广陵旧太守某, 俾得復其原官, 非置其身于死生利害之外, 不能脱, 然绝畏葸也。片言息灶场之揭竿, 一笔杜黄山之木税, 诎豪右而定如皋之水闸, 公掣盐而谢徽陕之苞苴。历代名宦, 举祀桐乡之血食光也。天长圮桥, 重葺白鹤之虹梁济也, 此公李 (原铭为“李”, 疑为“理”) 广陵之政绩也。监军特命暂驻登州, 议筑岛城, 恢复海盖。察刘兴治之叛情, 拒孔有德之逆状, 战有资于充国, 守无愧于睢阳, 此尤金宪政绩中之卓荦可纪者也。后虽以孔李遘难航海归, 迁狱竟蒙薄谴。公之艰苦万状, 而其间使逆将罗拜而不忍加害, 金吾涕泣而不忍诬服。著书狱中, 比之传经之夏侯, 周旋同难, 决不负心于蔚宗。生平之节义文章, 更于此有是觚也。惓惓无华, 望之俨然, 而不可狎者, 公

之貌也；恬适有容，即之温和，而不忍去者，公之度也。是非泾渭，毫发不爽，月旦精也，执守耿亮，千驷弗顾，如石介也。居约守贫，三十年如一日。母病茹素，重趼百里外，十步一拜，祈神迴（同“迴”）生，公之为孝廉也。著书立言，十三年如一日。大侵併（同“併”）食出粟，数十家待以举火，不至捐瘠沟壑，公之返初服也。二十四而举于乡，五十二而擢于廷，先后莅官甫及三载，垂橐归里，资釜萧然，拔葵之风，悬鱼之誉，千载有同美（媿，通“美”）也，然薄于自奉，而敦故爱客，四方之士就之如登龙门，轺轩之使，莫不式庐尊礼，所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公庶几也。至于济人之急，赙人之困，说项以荐人长，发矢以排人难，令有蒙于下，输纳弗均，逃亡累累，公不难手疏（疏，通“疏”），数百言为百里请命，令卒转圜拜谢，民赖更生。非公至诚，可贯金石，未尝顾化，若是速也，脱勤事天之学精，必研钻以畏天爱人为本。手录所著群书及《西学要略》等集，凡数十卷，冬夏无间。功或有悯，其瘁而止之，公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旁及星历、天文，兵车、伏弩、自行之磨、代耕之牛、水法风机，种种出人意想。议者恐其巧伤其隳，而要之奇不诡正，艺不害道。公之生平学术，大抵然也。公素善饭，饮兴无量，丹颊宣鬢，翩翩如神仙中人。良时佳节，花外小车，清峪水际，杏花湾头，白鸥可狎，黄鹂可听，所到之处，人争延致，无异尧夫之过从也。每与友契剧谈，好称说古今，忠孝阴鹭，湮□（後）悲歌，淋漓泣下，相与感激勉励。公固别有悲悯深情，非仅耽时送日，泣跼愁穷者之可埒也。崇禎癸未季秋，犹偕予看菊，温与享社文斋中，未几，腰膝支离，非扶鸠不能起也。顾尚，顾予自嘲：“山林麋鹿久不习，折腰屈膝也，而兹更硬其脊，挺其骨，天之有以全我也，未可知也。”于戏曾几何时？而思果有改革之事，公于其间不一屈膝折腰，公言殆其讖也。已而相对呜呜，夷齐不可尚已。渊明于晋，澹菴于宋，千古无异人也。于是手题墓门之石，闭户待尽，绝粒归全，迨垂危，犹北面流涕，吟一联曰：“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万斛愁。”故予挽公，诗中有“最怜属纆泪，北面尚盈腮（颞，同“腮”）”，盖纪其实也。呜呼！迹公为人，洵可为气充刚大，品备纯终，才优经济，不以险夷生死贰其心者。较之世变，未尝仅免人訾议，以及安享荣膺，谓之完人，可称完人？否也。盖棺之日趋唁奔吊，几于罢市辍春（原铭文“春”），数百里外，重趼修絮酒之谊，几无虚日。呜呼！忠义之心，三代不泯，公真可以死也。况四世百口，共食同衣，略无间言。公尝数举子，数不育，后以弟徽次子永春为嗣继。念彻亦多子，公之副室不胤而贤，公夫妇不忍孑然已也，并取其三子永顺，令其子之。永春生事死葬，尽情尽礼。一家之内，孝友姻（馭，同“姻”）睦。视陈、荀公，艺不得崑（同“专”或同“端”）美于前，则身之效刑，于之化尤足仞，公之泽方未艾也。予与公为中表昆季。公幼游渭阳之门，师事先朝议。虽长予几二十年，而以爱弟畜之。知公之深，故志墓之文未敢以不文辞也。一时贤士大夫惜公思公，七以慰藉，乃援柳下黔婁之义，私以“端节”易名，亦三代之直道也。居心靡邪，事主靡贰，其于“端节”有当，予因以完人括之，窃拟中郎之谏有道，当非阿所好也。隆庆辛未四月十九日，公之生也；崇禎癸未十月初十日，公之病也；越次年甲申三月初四日，公之卒也。里北之杨杜村，原公生前所卜之藏地也。甲申之八月念（廿）九日辰时，藏公之年月日時也。历日甲子四百三十有七，则公攸享之年岁也（王徵享年74岁）。邑人四川彰明县簿尚翁从（從同“从”）教女，敕封孺人，公元配也，申氏公侧室也。子二，长永春，邑痒生，娶太学张君绳祖女，继隐德杨君雍女。次永顺，娶处士马君之骥女，即所谓为申氏子者也。女二，一适太学孙君灿子正宗，郡廩生，一适挥使张君凤翔子德龄，太学生，俱尚孺人出也。侄永年，超贡生，永龄，邑痒生，俱弟徽出。永祚，邑痒生，永禧、永孝俱弟彻出。侄孙瑛，永年出，瑄，永祚出，珙，永禧出。侄曾孙胤华，瑛所出也。公尝视诸侄，一如其子，故诸侄事公亦犹父也。故予不厌，详为之书也。口厥状，跼求志而铭者，永春也。忘（忖，同“忘”）其固陋，撮而为

之文者，旧北平侯张炳璿也。书丹者，获里文学薛凤也。篆盖者，里社太学温自如也。镌石，则频阳之高君榜也。



正文（图2 长95cm×宽63cm×厚7cm）

铭曰：二十四举于乡，矢文于天，天下是肩，超然不埒世之趣织也。三十年困公车，将母纯挚，生歿尽礼，一字绝无溷公府，赳然一真孝廉也。五十二擢大迁，名实藉甚。海内名贤，穀推心折，宪邦文武，才可兼也。两李郡而甫三□襁，破柱照天，泣石解网，威明慈祥，民瘼赖以砭也。特起监军，而□（此处不清）四月飭兵借箸，奠岛拒逆，运奇如法和，死守如睢阳、厥绩、腾茂，宜霜锸之政钻也，虽丁孔、李之难，逆将泣拜而不加害，虽对廷尉之鞠，金吾殒涕而难诬服，非忠诚足以感豚鱼，胡赧赧者之悉恢也。薄谴而归，立言著书，证圣事天，经世化俗，十三年如一日。其深嗜，盖独恬也。寿踰古稀，聪明强固。弄凡则尧夫之风月，高卧则元亮之义炎也。阳九适遘，先期善病亭立，独行不一，屈膝折腰，以至盟心待尽，绝粒归全。终其身，无片翳，足以点岷岷也。呜呼！叔季之世，有人如公，才奇、品奇、识奇、遇奇，而要之畸乎？人而全乎天，天全则人寒，人热不受玷也，易名端节，直道在人，三代弗少渐也。子姓昆侄，蔼蔼彬彬、森森振振，靡一非则身之效天之所以完公之名、完公之节、完公之德、完公之福，非造化小儿所私添也。佳城葱蔚，藏玉其中，尧门鼎鼎，清水淙淙。有明完人，流风兴并。亿万斯年，过其墓而式（原铭文为“式”，疑应为“拭”）者，有同覩也。

不孝男永春、永顺泣血上石

墓室外（图3），横，“明赐进士奉政大夫山东佥宪理学名儒私谥端节王公墓”，“明赐”、“王公”为朱红色字体，其余及左右侧联皆为白底黑色字体。张炳璿所撰《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这样记述，“故先生手题墓门之石：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查继佐撰写的《王徵传》中提到，“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防军务王徵墓”。张缙彦的《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中提到，“李贼入关，罗致荐绅大夫，公俱不免，手题墓石曰：‘明进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之墓’，又书‘全忠全孝’四大字。陈垣撰写的《泾阳王徵传》中提到，“十六年李闯入关，罗致荐绅，知不免，手题墓石曰：明了一道人之墓”。方豪撰写的《王徵传》中提到，“所以他自题墓碑曰：‘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

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以示一死的决心。”从这些研究资料来看，墓室门槛及联是王徵自题，似乎可以值得相信。而王徵墓葬考古出来的墓室横联，“明赐进士奉政大夫山东佥宪理学名儒私谥端节王公墓”，为何与以上所述不尽一致呢？笔者认为，考古出来的墓室横联可能为王徵后人永春、永顺所为，他们去掉王徵所原来自题“奉敕监辽海军务”而为“理学名儒”是避清廷政权的无辜染祸，因为王徵所从事的“辽海军务”就是奉敕抵抗后金起反，而后金则建立了后来的清政权。王徵以死孝忠于明政权，显然又在清政权之下下葬封墓室之门，题改之前过于显示忠于明廷的句铭，实为王徵后人之识时务之举。同时，从“理学名儒”的定位，我们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识别王徵的身份特征。右侧，“自成年时，总括孝弟忠恕于一仁，敢谓单传圣贤之一贯”；左侧，“迄垂老日，不分畏天爱人之两念，总期自尽心性于两问”。墓门，右侧，“老天生我意何如？天道明明忍自迷！”左侧，因王徵墓曾被盗，左侧门破坏，估计应为，“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这两幅楹联与张炳璿撰写的《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中所载王徵自己题署墓门及墓室外楹联的内容吻合。墓志文中，“吟一联曰‘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万斛愁。’”这句是王徵自题，可参见张炳璿的《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中，“属纊之际，犹握余手，诵所‘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满腔愁’之句，绝无一语及他。”^①这里“万斛”与“满腔”哪个是王徵所写，有待考证。张缙彦撰《佥宪王端节公墓志铭》亦有“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满腔愁”。^②



墓室外（图3）

四、结 语

据宋伯胤编著的《明涇阳王徵先生年谱》所辑，张缙彦所撰《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载，“越七年，子永春恤在疚，谓余令三原时，与公最契，能悉公言行学术，托邮乞言于余。嗟呼！余何忍志先生！然播迁余魂，未死者不为死者志，负先生哉？”^③“越七年”

①（明）王徵著，李之勤点校《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② 同上，第317页。

③ 宋伯胤编著《明涇阳王徵先生年谱》（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文同出于（明）王徵著，李之勤点校《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

是王徵逝世后过了七年，即公元1651年。宋伯胤编著的《明涇阳王徵先生年谱》第237页，对于张缙彦所撰墓志铭的注解为“此铭作于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属较早史料之一。”笔者认为张缙彦所撰墓志铭时间为公元1651年，因为张缙彦所撰墓志铭文中提及他为王徵写墓志铭是在甲申之变结束后，过了七年应永春要求而写。王徵之子永春请张缙彦给王徵撰写墓志铭，张缙彦答应并撰写了该墓志铭。宋伯胤以“越七年”为“顺治七年”恐为不妥。出土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王徵之表弟张炳璿所撰，铭文中显示，“撮而为之文者，旧北平侯张炳璿也。”另据张炳璿所撰《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中提到，“予即奉先生遗嘱，撮先生生平大节，志而铭之。尤念铭藏以示后世，近顾不可以无传。”^①我们即可查明，张炳璿给王徵写传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为何张炳璿所撰写墓志铭距出土之日，而始终未见其具体内容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张炳璿所撰《王徵墓志铭》应早于其撰《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上文可知，张炳璿撰写了墓志铭“藏以示后世”，后觉“不可以无传”才写了《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另外，张炳璿应王徵遗命所撰的《王徵墓志铭》与张缙彦应王徵之子永春之请所撰的《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相比较，很可能张炳璿所撰的《王徵墓志铭》要早于张缙彦撰写的《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而王徵墓中置藏张炳璿的《王徵墓志铭》且非张缙彦撰写的《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其原由尚不明确。张炳璿所撰写的这篇墓志铭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王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推动王徵学术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认定张炳璿《王徵墓志铭》的出土，补充了王徵研究资料上的空白。王徵任广平府推官期间政绩有如铭文，“平反冤狱，奖拔士类，缉白莲教而玉石有分，练八阵图而几辅有备，拯清河之水患，理南宫之渠道。大为中丞，张公直指，刘公所倚重，此公理广平之政绩也。”王徵任扬州府推官政绩，“拒逆党之崇祀，节王舟之滥费，辩诬逮两淮旧鹺台某、广陵旧太守某，俾得復其官，非置其身于死生利害之外，不能脱，然绝畏蒎也。片言息灶场之揭竿，一笔杜黄山之木税，誅豪右而定如皋之水闸，公掣盐而谢徽陕之苞苴。历代名宦，举祀桐乡之血食光也。天长圯桥，重葺白鹤之虹梁济也，此公李（理）广陵之政绩也。”王徵被起升为辽海监军时功绩如，“监军特命暂驻登州，议筑岛城，恢复海盖。察刘兴治之叛情，拒孔有德之逆状，战有资于充国，守无愧于睢阳，此尤佥宪政绩中之卓荦可纪者也。”有关王徵子嗣家事姻亲可参考铭文中，“邑人四川彰明县簿尚翁从教女，敕封孺人，公元配也，申氏公侧室也。子二，长永春，邑痒生，娶太学张君绳祖女，继隐德杨君雍女。次永顺，娶处士马君之驷女，即所谓为申氏子者也。女二，一适太学孙君灿子正宗，郡廩生，一适挥使张君凤翔子德龄，太学生，俱尚孺人出也。侄永年，超贡生，永龄，邑痒生，俱弟徽出。永祚，邑痒生，永禧、永孝俱弟徽出。侄孙瑛，永年出，瑄，永祚出，珙，永禧出。侄曾孙胤华，瑛所出也。公尝视诸侄，一如其子，故诸侄事公犹父也。故予不厌，详为之书也。”同时我们也可以得知一些有关王徵著述的信息，有如，墓志盖，“纂修《三教要略》、《汇集》等书”，铭文中，“手录所著群书及《西学要略》等集，几数十卷”。虽然只提及书名，但却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线索和按图索骥的可能。同时，笔者认为，该墓志的出土，有助于今日之学者更进一步地深入了解王徵的生平死节，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墓志铭文，将会对王徵会通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的努力，起到材料补充的作用。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同上，第312页。